

诺博士

〔英〕伊恩·弗莱明——著

史玉文 吴逸——译

007

小说系列

DR. NO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007
小说系列

吴建国 主编

诺博士

〔英〕伊恩·弗莱明 著

史玉文 吴逸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an Fleming
DR. N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Readers'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博士/(英)伊恩·弗莱明著;史玉文,吴逸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007 小说系列)
ISBN 978-7-02-013127-3

I. ①诺… II. ①伊… ②史… ③吴… III. ①长篇小
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5313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邱小群 骆玉龙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27-3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毁尸灭迹	1
第二章	
别无选择	14
第三章	
蟹岛疑云	30
第四章	
出师不利	42
第五章	
不翼而飞	60
第六章	
危机四伏	74
第七章	
夜泊蟹岛	87

第八章	
海岛艳遇	102
第九章	
虎口脱险	115
第十章	
一枪毙命	129
第十一章	
风雨前夕	142
第十二章	
龙型怪物	157
第十三章	
奢华牢房	171
第十四章	
诺博士	187
第十五章	
潘多拉盒	199
第十六章	
痛苦之源	213
第十七章	
声嘶力竭	228

第十八章	
杀戮之地	244
第十九章	
逃出生天	255
第二十章	
奖励时刻	274

第一章 毀尸灭迹

金斯敦^①。夕阳斜。

黄昏六时，日薄蓝山。落日的余晖缓缓不肯离去，斜阳疏影如碧波倾泻而下，里士满大街披上了一袭紫罗兰色的神秘面纱。优美静谧的花园里，不一会儿变得蝉声聒耳、蛙鸣断续，此起彼伏的唧唧虫鸣穿过空旷的大街，在寂静的街道上显得格外突兀。

这一带虽地处偏僻，但豪宅雅居鳞次栉比。屋主都是些银行经理、公司董事，还有政府高官之类非富即贵的人。他们早在五点时就已经陆陆续续地回到家中，此时可能正和妻子聊起了一整天的所见所闻，或者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等到半小时后，再华冠丽服地赶着去参加大大小小的饭局酒会。到那时，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寂静的大街又会变得热闹起来。这条虽不足一公里却被金斯敦的商人们称为“富贵路”的高档路

① 金斯敦 (Kingston)：由英国人始建于 1692 年，是牙买加的首都及主要港口，南临加勒比海，北靠蓝山。

段，今日似有些不寻常。华灯初上的“富贵路”上，除了四处弥漫着月夜茉莉的浓郁芳香外，依然行车寥寥，空无一人，如同一处静待好戏上演的空旷舞台。

里士满大街久负盛名，是牙买加首屈一指的名品路，就像说起纽约时不得不提派克大街，谈到巴黎时难免想到耶拿大街一样，又或者说它类似于伦敦的肯辛顿宫花园大街。里士满大街两侧的高大旧式住宅里，住着的都是些达官显贵头面人物。每栋房子的四周铺青叠翠，绿草如毯，布景雅致。各家几十亩的草坪上，种着一些从霍普植物园移植过来的参天古木和奇花异卉。夹道幽长，笔直向前，远离了金斯敦不断扩张的闹市，清爽而静谧。不过，也只有到那喧嚣燥热的城区，这儿的住户们才得以财源滚滚，日进斗金。向远处街口望去，一侧便是金斯敦的国王官邸，那儿住着牙买加总督兼总司令一家，这尽头无疑是牙买加最风光显赫的岔路口了。

路口街角的东侧是里士满大街一号，一幢结实牢固的两层楼房平地而起，每一层外围都环绕着宽敞的白色游廊，门口立有门柱，一条碎石小径穿过宽广的草坪，从路边延伸至此。草坪中设有网球场以供娱乐，球场上的洒水器此时也如同往常一样正在洒水除尘。这处宅邸便是令人心驰神往的社交圣地——皇后俱乐部。半个世纪以来，不少显贵富商慕名而来，趋之若鹜，都被拒之门外。这俱乐部如此不识时务，怕是不久，它的窗户就会被尽数拆毁，整个俱乐部将被夷为平地，徒留一片碎砖烂瓦。然而，眼下皇后俱乐部还是经营得有声有色，不得不

说，这儿的的服务甚是周到，美酒佳肴也是整个加勒比海地区最上乘的，称得上是亚热带岛区休闲享受的绝佳场所。

一年中的无数个夜晚，俱乐部门外的大道旁，此时此刻都会停着四辆轿车。车主都是一个牌桌上的牌友，每天下午五点到这里碰头，桥牌打到午夜才离去，从不迟到早退，准时准点得都可以对表校时了。

四辆轿车倚靠路缘带依次停放，车主分别是加勒比防卫军准将、金斯敦首席刑事诉讼律师以及金斯敦大学的数学教授，而这排车的末尾停着的那辆黑色“阳光·阿尔宾”则属于加勒比分区指挥官约翰·斯坦基威斯。并且，这位指挥官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英国情报局驻金斯敦的负责人。

此时将近六点一刻，三个盲人乞丐的出现悄然打破了里士满大街的宁静。三人佝偻着上身，看得出是一群人高马大的亚裔黑人混血。他们闷头向前走着，一言不发，一边用白色的木拐来回“嗒嗒”地轻击着路肩探路，一边井然有序地挪动着。他们绕过岔路口的街角，循着林荫道往那四辆车方向慢慢移动着。三个乞丐衣衫褴褛，头戴长檐棒球帽，脏兮兮的帽子是当地的巴拿马草编成的。其中一个乞丐带着蓝色眼镜，可能视力好些，站在打头的位置，左手拿着行乞用的锡杯，抵放在木拐的手柄处。其他两个乞丐依次走在他身后，闭着双眼，右手搭在前面同伴的肩膀上。

三个盲人乞丐的出现本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稀奇事，金斯敦满大街都可以看见这样的残疾人，但出现在富人区这条空旷

的高档路段上，确实少见。更反常的是，他们竟然全都是亚裔与黑人的混血，要知道这样的混种并不多见。

不似街道上的冷清，俱乐部桥牌室里，四辆车的主人玩兴正浓，打得热火朝天。斯坦基威斯伸出晒得黝黑的大手，从圆桌中心的绿色牌池里抓起四张牌，一墩牌打完后，啪嗒一声把牌推到了牌堆里，意犹未尽道：“差点儿就做成了一手好牌！”这时，斯坦基威斯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说道：“我二十分钟后回来。比尔，到你发牌了，点些酒等着，我的那杯跟平常一样。还有，别想着趁我不在的时候摆我一道，你那点儿小伎俩可逃不过我的法眼。”

比尔·汤普勒，那个防卫军准将，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催促道：“别啰嗦，快去快回！该死的，每次财神刚上门，你就冷了牌场，断人财路！”防卫军准将摁了摁身旁的服务铃，接着把牌朝自己拢了拢。斯坦基威斯离开后不久，酒水就送了过来。觥筹交错间三人兴致勃勃地聊起了赛马。

斯坦基威斯突然离开这种令人抓狂的扫兴事，每晚第二副牌将近打到一半的时候都会上演一次，准时在六点一刻离开。眼看短短的一墩牌马上就能比完，但时间一到，他雷打不动地坚持要回他的办公室打个电话。至于打什么电话，他从不解释，也没人过问。斯坦基威斯干着保密的工作，事情就是这样。由于他的身份地位在这四人中算得上举足轻重，加上他自知理亏，慷慨地为大家的酒水埋单，并且都会说到做到准时回来，离开时间极少超过二十分钟，其他人再不满久而久之也习

惯了。

事实上，斯坦基威斯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做了一天中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每天当地时间六点半，他都必须特定的时刻通过无线电联络上伦敦摄政公园^①内某一建筑屋顶的发射机，通过这台功能强大的无线电发射机向情报局总部汇报每日情况并且接收新的指示。这是作为情报员每天都必须准时执行的任务，除非他事前请示过不能按时进行无线电通讯，比如有时要去外岛处理要事，赶不回来，或者恶疾缠身，行动不便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若是有所延误，没能分秒不差地赶在六点半准时上线，就必须在七点准时时刻换成“蓝色”信号进行第二次联络。再次错过的话，就必须在七点三十分时用“红色”信号进行最后的呼叫。如果斯坦基威斯这边的发射机在这几个时间点都没有任何回应的话，就会成为“紧急情况”，总部那边负责他们这个点的第三情报组就会立即着手，开展调查。

对一个特工来说，仅是发出蓝色呼叫，就已经是其职业生涯中难以洗刷的污点，除非他的理由陈述报告完美得无可挑剔。伦敦在全球无线联络的时间安排上十分紧密严格，所以看似仅仅微扰了日程计划的一次额外呼叫，都可能会酿成大祸。斯坦基威斯之前从没用过蓝色呼叫，更别说红色呼叫了。他确信自己以后也用不上。他会在每晚六点一刻准时从“皇后俱乐

① 摄政公园 (Regent's Park)：又叫丽晶公园，是英国伦敦仅次于海德公园的第二大公园，位于伦敦西区。十九世纪初由知名建筑师约翰·纳什为摄政王设计。

部”驾车离开，十分钟后便把车开到一所隐秘在蓝山山麓间的平房前。从这所整洁的小屋放眼望去，金斯敦港湾的美景尽收眼底。紧接着六点二十五分的时候，他会穿过门厅，往里走到一间办公室的门前，开锁进去后又顺势把门重新锁上。里面有一位叫做特鲁布拉德的小姐已经准备就绪，正坐在一间掩人耳目的档案室的电台前等着斯坦基威斯到来。这位特鲁布拉德小姐对外的身份是斯坦基威斯的秘书，实际上是他情报工作的副手，以前做过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的大副。斯坦基威斯一进入屋，她就会戴上耳机，曼妙的双膝上放着一本速记簿，然后用14兆赫的频率敲出斯坦基威斯的呼号——WXN，开始进行第一次联络。斯坦基威斯会立刻坐进她身旁的椅子上，拿起另一副耳机，六点二十八分准时替换特鲁布拉德小姐。突如其来的寂静在耳边持续片刻后，伦敦总部的联络人WWW就会发来回电。这是长久以来严格设定的例行程序，斯坦基威斯也一直恪守不渝地执行着。然而，固定不变的行为模式，一旦被敌人洞悉，就会使其沦为敌人的瓮中之鳖。

斯坦基威斯外形精瘦颀长，右眼覆黑色眼罩，挺拔的鹰钩鼻衬托着英俊的面庞，令人不自觉地想起驱逐舰上的舰桥。离开桥牌室的他，此刻正穿过俱乐部嵌有桃花心木门的门厅，推开布满细密网眼的小门，一路小跑下了三级台阶，朝门前的小径走去。斯坦基威斯一边尽情地感受着清爽的夜风，感到莫名的畅快，一边依然沉浸在方才耍了点儿小手段、拿到三张黑桃好牌的喜悦中。当然，作为一名情报员，他的脑袋里会无时无

刻地装着当前着手调查的案子。两周前的无线电交流中，M长官不经意地提到一桩蹊跷棘手的案件，现在交由他处理。好在偶然得了个机会在亚裔圈里安插了他们的眼线，目前事情进展得还算顺利，一些错综复杂的谜团也有了些眉目，虽然探查到的都还是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但迷局会慢慢明朗起来。斯坦基威斯一边思索一边顺着碎石小径大踏步地朝停着车的里士满大街走去。但越接近事情的真相，他越觉得自己可能卷入了一场神秘风波。斯坦基威斯耸了耸肩，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多虑。干他们这一行的都知道，许多荒诞离奇的事情都只是表面现象，最后的真相历来都是些有迹可循的索然无味之事。那个华人说起事来不时地就会歇斯底里，再加上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倒是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离奇化了。

出门后不久，斯坦基威斯的双眼就下意识地捕捉到约二十码开外的三个盲人乞丐，他们正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探着人行道朝他这个方向挪动着。斯坦基威斯估摸着三个乞丐会在自己走到车前的一两秒时和自己擦身而过。庆幸自己身体健全之余，羞耻感也油然而生。他不由自主地把手伸进口袋，用拇指把触到的钱币边缘摸了个遍，想掏出一枚两先令银币，不忍心用一便士打发他们。掏出两先令后，三个盲人乞丐正好走到他身边。那么巧！竟然三人都是亚裔黑人，这也太奇怪了！斯坦基威斯顿顿时感到非常诧异，但还是手一伸，叮当一声放了一枚银币在乞丐的锡杯里。“先生，好心有好报！”打头的乞丐感激道。“好心有好报！”其余两个乞丐也赶忙附和着。手里正拿着

车钥匙的斯坦基威斯刚与他们擦身而过，身后木拐的敲击声似乎戛然而止。斯坦基威斯有些怀疑，准备回头张望，但为时已晚。在最后一个乞丐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们三人迅速转身，后面两人瞬移一步，三人呈扇形排开，将他死死地锁定在射击范围之内。紧接着，三人同时从破衣烂衫之下猛地抽出枪套中的左轮手枪，三把手枪都装上了香肠状的消音器，看上去丑陋且笨拙。他们训练有素地将枪口分别瞄准斯坦基威斯的两肩中间、腰部和骨盆的后脊柱。三下闷枪声几乎同时响起，斯坦基威斯好像被人从背后猛踹了一脚，冷不防地向前扑倒，击起了一阵烟尘，之后便一动不动地躺在了人行道上。

六点十七分，一辆车盖四角飘着黑色流苏、看上去肮脏破旧的灵车出现在丁字路口。伴随着一阵刺耳的车胎摩擦声，这辆灵车驶进了里士满大街，向人行道上完事的三人疾驶而来。三人抬起斯坦基威斯的尸体，灵车也正好停在他们面前。两扇后车门没锁，事先已敞开，车内早已放好了一具打开的素色软木棺。他们合力将尸体搬上后车厢，扔进棺材里，然后爬进后车，盖上棺盖，锁住车门。车内的三人在棺材旁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不紧不慢地把白色拐杖放到一旁，取下身后挂着的黑色羊驼毛大衣，披在身上的破衣烂衫外。接着摘下头上的棒球帽，俯身拾起地上的黑色大礼帽重新扣在头上。

开车的司机也是一个黑人混血，紧张地回头张望着。

“开车，快！”三人中体型最高大的那个杀手喊道。他看了看手上的夜光表正好指向六点二十，整个暗杀过程用时三分

钟，分秒不差。司机在收到可以离开的指令后，如释重负地将灵车掉了个头，先是慢条斯理地开回来时的丁字路口。一到路口便亮起了灯，以三十英里的时速稳稳当地沿着柏油路向山里开去。黑色的流苏迎着微凉的夜风翩翩飞舞，像是在为车内静静躺着的死者默哀。三个杀手笔直而坐，手臂交错在各自胸前，似是忏悔的哀悼者。

此刻，斯坦基威斯助手玛丽·特鲁布拉德正准时地在与总部进行无线联络，右手的中指优雅缓慢地敲击着键盘，空气里回荡着“WXN 呼叫 WWW……听到请回答，WXN 呼叫 WWW……呼叫 WWW……”。特鲁布拉德小姐抬起左腕看了看时间，六点二十八分，已经晚了一分钟。不过想着他的那辆小型“阳光·阿尔宾”敞篷车正开足了油门朝她飞奔而来，她就有些忍俊不禁。估计很快就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门外由远及近地传来，然后他会把钥匙插进锁里，进门后赶忙坐到她的旁边，一边伸手去拿耳机一边抱歉地笑着说：“等急了吧，玛丽，真不好意思。那破车刚刚不知怎的，怎么发动都没反应！”要么就会说：“你都不知道那该死的警察好像盯上了我的车，在‘半路树’竟把我给拦了下来！”这样想着，特鲁布拉德小姐便把另一幅耳机从挂钩上取下来，放到斯坦基威斯的椅子上去，这样可以为他节约半秒钟的时间。接着她又稍微转动了一下设备上的调谐钮。

“……WXN 呼叫 WWW……WXN 呼叫 WWW……”玛丽·特鲁布拉德继续呼叫着，发现时间已经指向了六点二十九

分，但门口依然毫无动静，她开始有些坐立不安了。讯号已经发出，不出几秒就会联络上伦敦总部。要是斯坦基威斯一会儿还没赶来，天哪，她该怎么办！代替斯坦基威斯回应吗？那也行不通啊，不仅行不通，还会更危险。无线电安全部门会对通话全程进行监听，包括每个特工每次的通话。玛丽·特鲁布拉德曾到过伦敦总部的顶层，静悄悄的工作室里到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设备仪器。随着手动的变换记录并显示出每一个脉冲的轻重、每一组密码的速度，甚至包括在某个特定字母上的停顿时间。此外，在五年前加入加勒比情报站时，电台操作的主控人已经向她解释过，如果有人顶替发报人操作机器，蜂鸣器会发出警报，随后自动切断通话联络。这是一项以防情报人员落入敌手的基本防护措施。如果一名特工不幸被俘，被敌人用酷刑胁迫着要求与伦敦总部联络，他只要在“笔迹”上透露出一丝不寻常的蛛丝马迹，就无异于清楚地传达非本人自愿操作的讯息，接收者自然能轻而易举地解读出他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进行联络的。所以，玛丽·特鲁布拉德知道，一旦自己冒险顶替，仪器就会识别到发报机操作者“笔迹”中的细微差别，辨别出键盘前坐着的根本不是斯坦基威斯本人，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时，呼叫声戛然而止，空气似乎陷入了短暂的凝滞，看来伦敦处已经开始发报了。玛丽·特鲁布拉德再一次焦急地望了望手表，已经六点半了！她感到更加的惶恐不安。此时，大厅里终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谢天谢地！他终于到了！在斯坦

基威斯踏入这道门之前，玛丽·特鲁布拉德为了掩护他，不得不铤而走险，继续保持线路的接通状态。

“WWW 呼叫 WXN……WWW 呼叫 WXN……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伦敦联络处正强烈地呼叫着牙买加情报站，试图取得对方的回应。

听到房门外响起的脚步声，玛丽·特鲁布拉德冷静下来，镇定自若地敲击着键盘，回复道：“讯号接收完毕，联络正常……讯号接收完毕，联络正常……”

突然，身后猛地响起一阵爆破声，似乎有什么东西弹到了她的腿部。玛丽·特鲁布拉德吃惊地低头望了望隐隐作痛的脚踝，方才砸中她的竟是这屋子的门锁。不好！特鲁布拉德立即抬起头，反射性地急转过身来，想看清门外发生了什么。天哪！来人根本不是斯坦基威斯！门口赫然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皮肤微黄的黑人！他的手里拿着一把套着厚厚的黑色圆筒消音器的手枪。

玛丽·特鲁布拉德下意识地嘶声尖叫。

来人像死神一般邪恶地咧嘴笑着，似是不舍地慢慢举起手枪，将黑洞洞的枪口死死地锁定在她的左胸上。心口上连中三枪后，玛丽·特鲁布拉德当场毙命，侧身从椅子上瘫软地跌到冰冷的地板上，耳机也顺势从她的金发上滑落到一旁。

“WXN，情况如何？收到请……”耳机里传来伦敦方细如蚊蚋的呼应声，在房间里持续了将近一秒后又骤然停止了。安全部门无线电台的主控人已经捕捉到桌前蜂鸣器传来的警示信